

农村小剧本

分家

宋元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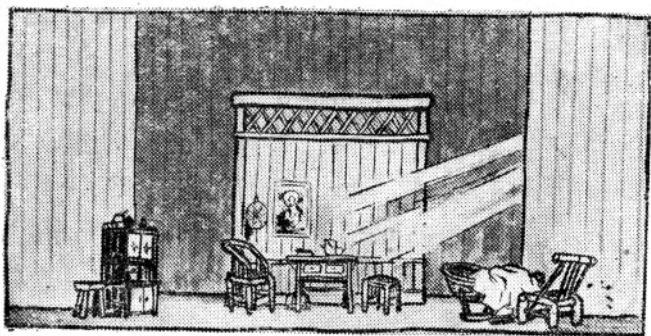
1234

內 容 說 明

农民余大發的妻子何宝妹被瑣瑣碎碎的家务事纏住，一天到晚孩子呀、羊呀、小兔子呀、鷄呀，忙得連气也顧不得喘，队里的生产参加得比較少。大發呢，由于宝妹担負了所有的家庭劳动，他的時間很充裕，队里的活自然干得多，工分也掙得多。他本来應該体諒和幫助宝妹，誰知他有着一腦子的封建夫权思想，反而看不起她，自認為錢是他掙的，應該完全由他支配；宝妹劝他把錢存到銀行里去，他坚持要放在口袋里，爱怎样花就怎样花，根本不把宝妹放在眼里。宝妹要求經濟民主，大發坚持特权地位，一場尖銳的家庭矛盾就这样展开了，甚至鬧到要分家。

公社党委賀書記和妻子刘慧是余大發的鄰居。这是一对好夫妻。他們的經濟地位完全平等，处理經濟問題互相照顧、互相商量，生活簡朴，在生活上和家庭劳动上互相幫助，夫妻感情极其融洽。賀書記对何宝妹的正当要求給予了坚

定的支持，对余大發的錯誤思想进行了婉轉的批評。余大發終于受到感动，在实际行动上糾正了自己的錯誤，并表示要向賀書記認真學習。



舞 台 設 計 圖

趙保潭設計

剧中人：何宝妹——公社社員。

賀書記——县委委員兼公社党委書記。

丁大秀——生产小組長。

余大发——宝妹丈夫、社員。

义保叔——生产隊長。

熊會計——生产队會計。

叶强根——生产小組長。

刘 慧——妇联主任、賀的妻子。

年終的一个下午。

一間兼作杂用的灶屋，相当宽敞；正面木板墙的左侧有条过道直通后院。犄角上，有扇房門，右侧是一片朝外边的木柵栏窗戶，靠着窗，里角是灶头、兔籠等；外角就是出入的大門。窗下，摆着一只搖籃。透过窗櫺，可以望到外边場地上高高堆起的草垛、晾

着的衣服和来往行人。

〔宝妹挑着一大担刚从地里挖回的胡萝卜，气喘喘地进屋来。随手把铁锹放在门角，然后把萝卜筐一起堆在木板墙脚下，拖了一块抹布，揩揩干已经在外边洗过的湿手，来不及似地就想落坐。但还没有挨上凳子，摇篮里的孩子哭了，又连忙跑到摇篮边看孩子。俯身把孩子拍了几下，侧着头正看到外边的天色，微微一惊：“哎呀，天要变了，快收衣服！”立刻扔下哇哇哭的孩子，奔到外边去，又连忙抱了一大堆衣服奔回来，把衣服就丢在摇篮上边。一面摇着、哄着孩子，一面检点衣服；大半都是小孩和男人的。发现一件人民装扣子落了，口袋脱了线，又转身到房里端了只针线盘，挪过一张小矮凳，坐在摇篮边，打算缝补衣服。但，母鸡生蛋了，咯嗒咯嗒的叫着，忙又起身：“知道了！别那么起劲嚷了！”从外边拾了一只蛋进来，放入碗柜，刚想回到座位上，一眼看见兔子笼里的兔儿们在跳上跳下，又扯了几把胡萝卜叶子喂兔子。然后伸直腰，看看屋里，自言自语：“好了！这一下把你们都服侍齐全了。嗨！一个巴掌大的家也打不完的转转。要记工分的话，真还记不清。”但是后面又传来咩咩的羊叫声。“哦！还把羊妈妈忘了。呱呱！瞧！板凳和屁股总是闹矛盾，坐不落。”没奈何地，再一次随坐随起，往后边喂羊去。刚走一会，孩子又哇哇哭了，越哭越凶！她抱着一个羊窠，急匆匆地赶

回来，老远就不住地“嘍唷，嘍唷”哄着孩子。但仍旧挨不到摇篮边，又只顾要把羊窠往外送。一脚踏出门，一头撞着了正走进来的贺书记。

贺书记：（故作惊讶）喔！好紧张！什么事？宝妹！

何宝妹：啊！贺书记！（发现他身上的泥污）哟！真对不起！搞了您一身的羊粪，这怎么好！

（慌忙丢下羊窠）请您快脱下来，我给您洗。

贺书记：（急忙止住）不用，不用。这不是你的羊粪。我是搭你们生产队的一条运粪船来的。

何宝妹：（这才打量到他高高卷起的裤管，一双赤脚）您又没有乘汽车？您不跑路，干吗就去搭这大粪船？臭死人的。（孩子又哭，走过去摇摇）

贺书记：（一面拿起门角的铁锹，朝羊窠里剔剔自己脚上的粪泥）呃！省点车钱呵！（笑笑）

何宝妹：（端着凳子）省车钱？准是您走到半路上看到他们粪船上要人，或者出了什么问题，就上船了，是不？您请坐。（没人摇，孩子又哭）

贺书记：（赶紧帮着摇孩子）你猜得也对，我帮他们摇了几把橹，他们就不要我的船钱，可不就给我自己省了吗？嘍嘍！这孩子饿了吧？你快给她奶吃。

何宝妹：这小哭星就是要人抱。管他，反正还轮不到他。（要搬羊窠往外面去）

贺书记：（夺过羊窠）给我！宝妹！孩子要紧！快

喂奶去。（說着往外走了）

何宝妹：哎！賀書記，您……（无可奈何地，感动地呆了一会）真是好人！嘸嘸！宝宝！別哭，別哭！（俯下搖籃，拍着孩子）

賀書記：（上）呢！宝妹！今天下午不是你們队总分紅嗎？你怎么沒去？

何宝妹：我們家大发去了，我就抽了这个空，在家里弄弄。

賀書記：（沉默了片刻）唔！宝妹！一年到头的总分，是件大喜事，你自己去参加参加，多好！

何宝妹：（漫声漫气，无所谓地）呢！是呀！大发說，就他去行哩！

賀書記：（又默默地看了她一会，似乎一时无法多說）好！那就让大发回来給你汇报。（笑）

何宝妹：他还給我汇报？除非下輩子，咱俩調个头，他变个女的，我变了男身。

賀書記：（不由得哈哈一笑）嗯！你翻身还等下輩子？要翻现在就可以翻嘛！（提起自己的口袋，朝后走进去）

何宝妹：賀書記！您要开水，热水，我們这灶头上都煨得有现成的，来拿嘸！

賀書記：謝謝你！我自己馬上要生炉子啦！

何宝妹：您先歇会，別忙！刘主任也快回来了。

賀書記：我就是得赶忙把炉子生着，把屋里弄得

暖暖和和的，好欢迎她回来呢！

何宝妹：（赞叹地）您待刘主任真好！

賀書記：嗨！爱人嘛！（自得地一笑，走进后面去）

何宝妹：（放下又睡着了的儿子，微微呆了一会，也想起来）对了！我也得赶紧动手了。大发讲好晚上要吃胡萝卜饼。

〔她快脚快手地削着胡萝卜，不时往窗外望望，不时打着招呼：“喂！大生阿哥！你分到红了？好多？”外应：“呃！分了。毛三百元！”“啊呀！这许多！你们全家人吧？”外应：“是！全家总共三口，两个整劳力，一个是半劳。”“噫！那真不错！”停了一阵，“喂！阿奎老伯伯！您也分红了么？”外应：“当然！还少得了我一份？嘿！还不少哩！咱老两口，两天打鱼，三天晒网，除掉吃用，现在还净分三十七元二毛！有得喝老酒的了！哈哈！……”“老伯伯！您开心煞！”忍不住把头往窗口伸长一点：“我们不懂得多少？怎么还不回来？”焦急地左张右望，忽见丁大秀活泼地跳进来，她忙把胡萝卜一丢，奔迎上去。

何宝妹：大秀！你也分到手了？多少？快给汇报汇报！

丁大秀：汇报？我不是你的余大发。别等急了，人都认不清。

何宝妹：（解嘲地）我把你当做爱人还不好？

丁大秀：我才不愿当你那个宝贝爱人哩！

何宝妹：好了！快給我說說，你分多少？

丁大秀：（得意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卷鈔票，揚了一揚，立刻，又藏到背后）你先猜？

何宝妹：（不假思索）准是很多！瞧你这欢喜劲！你本是个强劳力嘛！

丁大秀：哎呀！猜具体数目。

何宝妹：那我怎么猜得具体？

丁大秀：（重新把手里的鈔票高高一举）告訴你：二百一十四元。瞧，我當場就把一百块儲蓄起来了。（把另一张存款单晃晃）

何宝妹：（并不稀奇）唔！那你們家比大生家还差百把元啫！不都是三个劳力？

丁大秀：（有点詫异）他們家多少？你知道？

何宝妹：刚刚他走过，說毛三百元！他娘还是半劳力。

丁大秀：对！那是他們全家。我們全家：我，加上我爹，我娘还不够半个劳动力，我們还毛四百元哩！这是我一个人的呀！

何宝妹：（半信半疑）你一个人的？你怎么好分出你一个人的？你爹呢？

丁大秀：爹怎么样？他是一个社員，我也是个社員，各人有各人的工分賬；他分他的，我分我的。

何宝妹：那能行？

丁大秀：怎么不行？各人劳动所得嘛！各人的劳动所得各人自己分，然后一家人有商有量，合理使用。这就叫经济民主嘛！

何宝妹：（有所感触）哎！也是！（沉吟了一会）可是，到底不大好，一家一主嘛！

丁大秀：（放大了嗓门）一家民主！民主！不是一主。现在是我们的毛泽东时代，不是老封建。

（望外一指）呸！你的一主回来了。我走啦！

何宝妹：呃！你，还坐坐。（很想留住大秀，有什么事似地，吞吞吐吐）大秀！不知道……呃！我……呃，我到底也能分几个钱？

丁大秀：这，你马上叫你们大发汇报嘛！

〔大秀兴冲冲地出去，大发迎面跨进来，两人都来不及打招呼，但相互都有些不顺眼似地带着嘲弄意味瞟了一眼。〕

何宝妹：（迫不及待地迎上大发）分来了？好多？好多？

余大发：（不答理，只顾坐下来点钞票）一五，一十，……

何宝妹：拿来我点。（伸手要抓票子）

余大发：（厌烦地）噲！你动什么？（把一叠一叠的钞票抓过来，继续分别点着，显然心里在计划什么用途）

何宝妹：（紧紧地看了一阵，终究无法忍耐）呃！到底一共分了好多？你先告诉我一声。

余大发：（偏不听）不告诉你又怎么样？喇叭筒里

等着要你去作大报告嗎？真奇怪！（仍只顧点着）

何宝妹：（也有点气了）瞧你这人！一年到头，好不容易算了个总賬，分了紅，那个不想知道自己到底是多少？

余大发：（斜了她一眼）你？你分多少我也不晓得哩！

何宝妹：（感到丈夫的不愉快，連忙改正）不，不是說我自己，是說我們一家，我們倆。快說說！我好安心！我望你都望得急了。看着一个个打門前过，都是欢欢喜喜早分了紅，回去了。你怎么弄到这时候？

余大发：要名字喊到嘛！急什么？迟了就少掉一块肉不成？啐！就像八輩子沒有看到过錢。（把鈔票收起，站起身来，望了望灶头）你胡蘿卜餅还没有动手？我馬上要吃，吃了还要出去有事唻！

何宝妹：这快！馬上蒸就是。（一面繼續削胡蘿卜）你得說，到底好多？

余大发：（把鈔票装入皮夾子）好多？三百多块钱！

何宝妹：（惊喜非凡）啊呀！我們分了三百多？啊呀！真不錯！啊呀！那比去年又多了！啊……

余大发：嗨！什么了不起！真沒见过世面。

何宝妹：这还少嗎？你太不知足了。呃！大发！三百多，多好多？說具体点。

余大发：（眼一瞪）还要給你报細賬？真嚕嚕！

（在柜里找着什么）喂！那只鼓肚子大酒瓶呢？
何宝妹：总在柜子里，你找嘛！（无心管别的事情，
只顾叨念）三百多块！呃！不错！（又想起）喂！

预分的、借支的都扣过了，净分三百多吗？

余大发：瞧你烦不烦？不净分，还算分什么红？

何宝妹：真好！真要感谢毛主席和党的好领导！

（不住地眼笑眉开，瞅着丈夫塞入皮夹的钞票，似乎
又想起一个更重要的问题）呃！我又得问了，你
储蓄了多少？

余大发：这点钱还储什么蓄？又没有几个利息，
三天、两天要用，我还难得上银行。

何宝妹：（急了）那不行！政府号召储蓄，家家分
了红都是马上储蓄的。我们从来就没储蓄过
一个钱，难得这回分了这么大一笔款子，还
不存到人民银行去。

余大发：要存银行干吗？存银行还不如趁早买点
东西，放在手边，遇到有什么又便宜、又好的
东西，随时就可以买下来；等你还要到银行
去取款，早给口袋里装得有现金的人买走
了。（把装得鼓鼓的小皮夹的口子使劲拉紧）

何宝妹：不行！我们不能乱买东西。我早对你说过：
这回分了红，要留下来慢慢花，有计划
做点紧要用处。你看，（揪着自己一件件破烂
的衣服）我单的、棉的，那一件不是补都没

法补了的？我倒还不管它，可是，三个小东西的，（又抓起一大把小孩衣服）你看，不是小得不能穿，就是破得不中用，都得添制。现在哪家的孩子不是穿得一身花花绿绿，多好看的。有几个像我们家还是小要饭的一样？再说，开了年，要去买两头小猪苗喂喂。你说，哪一样不要钱？（停了停）不存银行，就放在我手里，你要用，再找我拿。

余大发：嚯！我要花钱，还得向你讨？要你批准吗？想得出！

何宝妹：要不，怎么办？又装在你口袋里，只顾你一个人身上漂亮嘴上甜，一阵子就花个精光。（拿定了主意，坚决地）不行！这回绝对不行。（猛伸手就把小皮夹夺住）一定要储蓄！

余大发：（料不到她有这一手，微微一怔）唏！你抢什么？政策规定，劳动收入是个人的，储蓄不储蓄，个人自愿。你懂吗？

何宝妹：对啦！我就是自愿！（极力夺着皮夹，脸也红了）

余大发：唏！你自愿，我不自愿！放手！（掰着她的手）

何宝妹：（死也不放）不！这钱又不是你一个人的。

余大发：（冒火了）什么？这钱是你弯了弯腰，去扯了几把草，锄了几回地赚来的？还是我肩

膊挑起肿，脚板磨起泡来的？我还作不了主？笑话！（猛力把她一甩）滚开！（把皮夹子往口袋里一塞，抽身就想往外冲）

何宝妹：（被甩到一边，气得直喘，但立刻又扑上去，揪住他）好！那你把我的一份给我。你作你的主，我作我的主。

余大发：（停了下来，楞了一楞，鼻孔里一哼）嗯！闹分家了？我知道你的一份在哪？我只听到叫我的名字。

何宝妹：名字是一户一个，可是工分账总有我的一份。

余大发：那你自己找队长去查账好了！揪住我干嘛？不放手，我要对你不起了。（终究有些心虚）

何宝妹：我就去。（丢下大发，抢先往门外冲，忽然扭回头又揪住）你得跟我走！

余大发：（往里缩）噢！你要查你的工分账，我又不要查。

何宝妹：一块去。查明了，马上把我的钱给我。我就不让你把我的钱装在你口袋里，一分钟也再不给你装。怕我不知道，马上你就要到镇上去吃喝一大通了。反正肉呀，酒呀，你是样样都少不了的，一下子，一、二十块花下去，眼毛都不眨一眨。

余大发：我吃我自己的。多劳多得！你管？

何宝妹：我不管！你跟我去把賬算出来，給我的錢。

余大发：我不去。今天就是死人我也不去。呸！
、由了你了？

〔兩人相持不下！

何宝妹：（看到外面有人走过，得了救星似地）大秀！

大秀：快来！快来！

丁大秀：（边应边入）什么事？怎么啦！（一看二人的神色，心里明白，故作不理睬）嚯！分紅了，开心煞了。你們两人也准备到联欢大会上出一个节目嗎？这排的是一幕什么戏？梁山伯祝英台比武嗎？

何宝妹：别寻开心！人家气死了！大秀！快去給我把义保阿叔找来，我要問他，我到底分了多少？（把手松了）

丁大秀：（詫异地，看了看大发，有意試探）那你問大发就是嘛！

余大发：（立刻一堵）我怎么知道？丁大秀：你不是也在那儿有眼睛看到了的？那张分配的紅榜上不是一戶一个名头？我只看到我的。她的我怎么告訴她？

丁大秀：（大眼睛閃了几閃）喏！好大的火！你們家只有你一个名字是不錯，可是宝妹的工分賬

还是有的。你可以給她查查。

余大发：我要查做什么？人家組織上替我們每家
每戶一笔总賬記得清清楚楚的。你們不相信
組織，要去查，去問，自己去好了。哼！还
叫我跟你們妇女去鬧獨立？

何宝妹：（急忙否认）誰鬧獨立？

丁大秀：（勇敢承认）呃！就鬧獨立。像你这样对
待妇女还不該鬧獨立嗎？大发！你这个帽子
才扣得不小啦！（奋勇地）我这就帮你找领导
去。（大步而去）

余大发：（把凳子狠狠地一砸）好！你今天存心要和
我鬧个不休了！

何宝妹：（老实地）誰想和你鬧？問問你，三百多
块，多好多，你都不肯讲讲清楚。

余大发：（自知理屈，仍作倔强）什么清楚不清楚？
三百多块，就是三百五十七块。告訴你了！
又怎么样？

何宝妹：（忍不住又惊喜地）啊呀！多五十七块！五
十七块，就有一百元的一大半啦！瞧！你就
不在乎！可是这零头就可以派多少用場哟！
（早忘掉生气，又是欢欢喜喜，和和婉婉地）呃！
大发！我們这一下子真可以好好来計劃計劃
了。你別太着急，见什么就都去买回来，多
考虑考虑，慢慢用，还不是一样嗎？

余大发：（也緩和了一点，但仍不肯輕易放下自己的丈夫架子）这我知道！我有我的計劃。

何宝妹：那就好！（停了一会，不免又还是想再进一步貫徹自己的主張）我看，那就还是存在銀行里的好！該花时，就去取，也不难。再說，你是管不住自己的，老实說，我也管不住你，只有存。

余大发：（又煩起来）够了！又是这一套。我說不存，就是不存。

〔大秀帶着义保、熊會計一同来了。〕

丁大秀：宝妹！給你把我們的队长請到了，还有會計同志也来了。你有状就告，有賬就算吧！（笑着）

义保叔：什么事？你們这小两口，分了一大笔的紅，还不高高兴兴地合唱一出，反而鬧起来了？

何宝妹：（冲口只顧問）义保阿叔！我分了多少？

义保叔：沒有汇报嗎？（笑笑）大发！这就是你的不对。

余大发：汇报？我还没听說过有这个规定。我分的是总数三百五十七元，說給她听了。可是她要問她一个人是多少，这我怎么知道？

义保叔：哦！宝妹！既然他告訴了你，你們一家，也就是你們两口子一共分了多少，就行